

如何写一篇“男主把女主当替身，然后发现自己也是替身”的文？

师父亲手把我推下了诛仙台，唯有我死，小师妹才能复活。

我占了她的身体两百年，也养了这身体两百年，如今她魂魄重聚，我便该让路，恭迎她回归。

师父是天界战神，两百年前神魔交锋，我和小师妹为了协助他，一起死在了他眼前。

只不过我碎了身子，小师妹碎了魂魄。

师父施了法，将我的魂魄渡进了小师妹的身体中，睁眼时，他满目的柔情几乎要将我化成水。

他向来清冷，何曾这样看过我呢？

偏偏那时的我没有丝毫怀疑，天真地以为他是感念我舍身为他挡那一剑，才以数倍于从前的温柔来回报。

他爱惜我，胜于爱惜他维护了千年的声名。

我性子顽劣，总爱闯祸，被天庭的仙人们口诛笔伐数次，向来公正严明的他却始终舍不得罚我。

他说鸢鸢便是将天闹翻了，师父也给你顶着。

我爱给他熬汤喝，记得有一次误杀了神鱼，九幽仙君来兴师问罪时，他闭门不理，任凭他砸烂了门也不肯将我交出去。

他说有师父在，谁也欺负不得你。

他对我说过最重的话，便是嗔怪我调皮捣蛋，弄伤了自己的手，说完还要亲自为我上药，捂着我的手心疼不已。

瞧，他多温柔。

我以为他当真看重我，日日见他一面便如饮甜汤，忘乎所以。

今日我才知道，那温柔关怀，原来是给小师妹的，他从未想过匀给我半分。

他待我好，不过是我鸠占鹊巢，捡了两百年便宜。

是他自己说的，在他心里我和小师妹都一样，所以我才从不怀疑，所以我才越陷越深，以为自己在他心里占了一席之地。

却原来，是场百年大梦。

前些日子我还问过他，师父，小师妹魂魄已聚成，待她回归，我又该去哪里呢？

他浅浅笑着说，鸢鸢别怕，师父会想办法的。

我信了他。

可最后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这办法竟是将我推下诛仙台，趁灵肉分离之时引小师妹的魂魄回原身。

而我，便堕入万丈血渊。

师父抱着小师妹飞上去的那一刻，我绝望地下坠着，任由戾气将我割裂。

恐惧，不甘，心痛。

我看见小师妹钻进他怀里轻轻啜泣，说师父，阿念回来了。

我看见他紧紧抱着小师妹说不出话，朝我投下最后一眼。

原来他两百年来娇纵我，只是为了让我给小师妹养护原身。

我不敢再看，冒牌货得了小师妹的福，苟活了这么久，今日终于「功成身退」了。

可是始终是不甘心啊。

何苦骗我这么久，何苦让我心存希望，师父，你不如早些杀了我。

我极速坠落，在剧痛中失去了意识。

倘若能重来，我定要将他推下诛仙台，叫他尝尝我的痛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还能醒过来。

更没有想到，这诛仙台下竟然是巨大的神墓，而我身边尸骨成堆，冷气森森。

我试着动了动，这才发现自己已近乎透明。

此处并无灵气借我凝魂，大概过不了几个时辰，我便要魂飞魄散了。

诛仙台戾气极重，我至此时仍未陨灭，许是因为师父推我前，曾向小师妹的身体里灌了一道护魂的仙气，我碰巧沾到了一些。

竟又是沾了小师妹的福。

如今他二人久别重逢，必是浓情蜜意，如胶似漆，我却在这昏暗的大墓里受万剑锥心之痛，无人在意。

多讽刺。

我苦笑一声，拖着半残的魂躯往前爬行。

我不想死，起码不想死在这无人之境。

那身体我养护了两百年，倾注了两百年的修为，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，我不甘心。

我在天宫向来不受仙人们喜欢，他们总说我斤斤计较，睚眦必报。

我若就此死了，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名声。

所以我一定要活下来，要回到天宫，讨回他们欠我的债。

我越过森森白骨，向墓中唯一的一丝光源爬去，那里或许是出口，只要能出去，哪怕捕到一丝灵气我也能活。

爬行半晌，那光源越发清晰，我揉眼看，却并非什么出口，而是一颗魂珠。

想来是陨落于诛仙台下的残魂，千百年来出不了大墓，便在此凝成了魂珠。

我靠近时，那魂珠动了动，大墓里无端起风，像是要将我吹过去。

不能，我决不能就此被魂珠吸纳，我要逃出去！

我退得愈急，风便愈急，魂珠发出了低吼声，似是怒极。

我的魂躯并未完全破碎，尚能抓住东西，情急之下，我抱在石柱后，捡起地上的骸骨砸向魂珠。

骸骨穿过，魂珠破碎了一刻，又重新凝聚，怒气更胜。我只知道砸它有用，于是再次砸过去，想趁它破碎时逃走。

魂珠颤抖起来，墓中大风呼啸不止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。

咚的一声，我丢过去的头骨落了地，不知是撞到了什么，墓中轰然大亮，却原来是四壁的火把莫名燃烧起来了。

我惊得坐在了地上，魂珠也不知为何突然收声，恐惧地躲到了一节石笋后面。

窸窣窣窣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我抱成一团，待适应了强光，勉强眯着眼看，这才发现前面的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黑色藤蔓，此刻正有条不紊地往后退着，露出了原本掩盖的东西。

中央那块厚一些的地方渐渐露出一张宝座，而那宝座之上，竟斜倚着一个人。

他身着黑袍，银发垂落在地，面容妖异，此时正阖目懒坐，像是刚刚才睡着一般。

黑藤退尽之时，他倏然睁眼，一双黑瞳沉得快要把人吞没。

「何人扰了本座好觉。」

他淡淡启唇，撑着脑袋的手徐徐放下，随后揉了揉脖子，象征性地打了个呵欠，目光慵懒地落在了我身上。

他唇角牵了牵，笑得不屑。

「原来是个将散的残魂，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处？」

这人气度非凡，魂珠又这般怕他，估摸着是哪位闭关修炼的仙尊，我不敢惹怒他，连忙伏身跪道：「上仙息怒，我坠了诛仙台，无意落在了这大墓中，绝非故意打扰仙尊清修。」

「上仙？大墓？本座什么时候成仙了，我这洞府又什么时候变成大墓了？」

他不是神仙？这儿，是他的洞府？

我愣住了，那人见我哑口，撑了撑膝盖想要站起来，才起身却又咚地坐下了。

他皱皱眉，低头撩起衣袍看了看，原来他不知在此处坐了多久，脚下已经生出根须，扎进顽石之中了。

他抬起头，似乎有点尴尬，朝我挥了挥手，「小东西，你过来。」

我惧他身份不明，不敢动身。

「叫你过来你就过来。」

他一挥手将我吸了过去，我被他揪住衣领，惊叫不已，连忙问他：「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人是魔！」

「本座既不是人也不是魔，本座是妖。」

他将我丢在地上，指指自己的鼻子，「见过吗？妖。」

我咽了咽口水，摇摇头，我自幼修仙，飞升之后见的只有神仙和魔族，还真没接触过妖。

妖吃人吗？

在我愣神时，这人却不知在想什么，撩起袍子左看右看，「本座睡了太久，脚下长根了，怕是要过些日子才能恢复。」

他瞅瞅我，「便赏你留下做仆人，听候本座差遣吧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我签订血契，从此你就是本座的人了。」

说着他抓起我的手，一口咬了个窟窿。

我疼得叫起来，「啊！我还没同意呢！」

「能做我的仆人，是你三生有幸。」他冷哼一声，又要咬自己的手，将下口时却停住了。

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窟窿，道：「罢了，怪疼的，你流点血就够了。」

我抽回手，本就不富裕的魂魄咕咕往外涌着灵气。

我捏着手，有了主意。

靠自己肯定是出不去的，还不如留在他身边稳妥，他瞧着法力颇为强大，若肯匀给我一点灵气，我便能修补残魂逃出去了。

「好，我做你的仆人，可是我魂躯残破，怕是过不了几个时辰就要陨灭了。」

他笑笑，「那还不简单？」

左看右看，他盯上了躲在石笋后的魂珠，魂珠吓得身子一抖，来不及跑就被他吸了过来，生生融进了我体内。

我顿感身子充盈起来，那横冲直撞的魂珠在他的运功下瞬间服帖了。

我看着自己已经完整的躯体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，但还不至于失了理智，趁热打铁道：「可我还没有真身呢！」

他淡淡扫了我一眼，「放心，你好好伺候本座，出去以后本座一定给你掳一具好身子。」

「好，我信你。」

我压下狂喜，朝他躬身拜了拜，「还未请教主人姓名。」

「姓名，我叫什么来着？」

他想了一会儿，忽然问我：「小东西，如今是何世何年？」

修仙之人常需闭关，这一闭往往就是几十上百年，想来他们妖精也差不多。

我想了想，照天庭历法告诉他：「如今是玄纁一千二百年。」

他眉目间带了丝丝嫌弃，「玄纁是什么东西，我问你，轩辕那老家伙退位了吗？」

「轩辕.....你是说上古轩辕帝吗？他归墟都快一万年了。」

他呆滞了，好半天才道：「本座睡了一万年了？」

一万年是什么概念？当今天帝五千五百岁，已垂垂老矣。

天帝尚且如此，他一个妖如何能活了一万多岁，还是青年的模样呢？

我自是不信，疑道：「你有一万岁？那我岂不是要叫你一声老祖宗了？」

他皱皱眉，「哪里老了，何必叫得这般难听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本座的名字叫幽存，日后你出门在外报本座的名号，但凡有些眼色的人都会拿你当祖宗供着的。」

「是。」我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。

他的话实在离谱，我想他大约只是睡太久脑子不清醒，拿一百年当一万年罢了。

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他问起时，不知怎的我脑中想起的却是师父唤我「鸢鸢」的场景，我叫扶鸢，自我占了小师妹的身体后他才改称我鸢鸢的。

真恶心。

我压住心头这一阵不适，胡乱编了个名字。

「我叫诛玉，诛仙台的诛，玉碎的玉。」

我在这洞府里给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上的骸骨清理干净，不过这洞府没有出口，我也只是将骨头搬到他看不见的地方罢了。

第二件则是给他找吃的，我没有真身，不必进食，但他不行，需要吃些东西，那变成根须的脚才能复原。

此处别无他物，只有些黑色藤果，他虽不喜，却也没有选择，只能将就吃一吃。

洞中到处都是尸骨，只有他周身这一处是干净的，当天夜里，我便在他脚边睡下了。

也不知怎的，明明没有真身，我却总还是会觉得冷，半夜里摸索到他的衣摆，便偷偷往自己身上拉，勉强取暖。

后来见他没反应，便更大胆地扯衣服过来，总算暖暖和和地睡着了。

翌日我醒来时，一睁眼就看见他正光着上半身坐着。

他看看自己光溜溜的身子又看看我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「诛玉，你昨晚把本座怎么了！」

我连滚带爬地起来给他穿好衣服，手忙脚乱地，还不小心把他摸了个遍。

手感十分不错。

他压着气，耳朵红红，面有愠色，但到底还是顾及形象，没把我怎么着。

但我自个儿心虚，不敢再睡他脚边，捡来枯藤做了小窝，免得半夜里再起贼心去偷他衣裳。

过了几天，他见我这加害人比受害人还羞恼，像是发现什么了有趣的事，也不生气了，反倒时不时讥笑我两句。

洞中昏暗，他却总能知道时辰，精确到几时几刻，当然，他就是骗我，我也不能知道。

我急着出去，但他的脚恢复得极慢，许多日过去心里便有些急了。

「主人，你这脚还要多久才能恢复呢？」我坐在他脚下，很是发愁。

「你很急？」

我笑望着他，「替你急，总这般坐着不舒服，我心疼。」

「这可有意思，会半夜扒了我衣裳取暖的人，心疼我坐着不舒服。」

他一提这事，我便又想起了他秀色可餐的胸膛，咽了咽口水，深觉自己齜齜，脸便莫名红了。

他却觉得有意思，玩味地瞧着我笑，「诛玉，你脸红什么？」

「谁脸红了，热的。」

「热？」

他指了指自己快要露出的半个臂膀，「那就把本座的衣服撒开，又要被你扯掉了。」

我赶紧松了开，手忙脚乱地给他把衣服整理好。

我本就是斜向前侧着身子，站不稳，他不知怎的忽然往前凑了一下，几乎要碰着我的鼻头，惊得我踩了裙摆，扑在了他身上。

他下巴高高抬着，也没伸手扶我，问道：「怎么？这回还想睡在本座怀里？」

我一直在天宫，见过的人都十二分的正经，何曾被人这样调戏过，当即便脸热得要烧起来。

「谁要睡你怀里！」

我恼怒不已，气呼呼地站了起来，他瞧着我，一双狭长的眼睛里满是成功惹恼了我的得意，「胆小如鼠。」

洞中无事，他也就从我身上找点乐子了。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向来只有我调戏别人，哪有别人调戏我的。

我咬咬牙，一屁股坐在他腿上，在他惊诧的目光下环住他的脖子，眨眼道：「主人，你是在暗示我吗？」

他没想到我会突然坐下来，身子忽然僵住了，「你干什么？」

「你说我胆小如鼠，不就是嫌弃我不够主动吗？我好笨，刚刚都没听明白，来吧主人，不要怜惜我这朵娇花。」

「住手，你不要乱来！」他抓住我胡乱挠他胸膛的手，眼中有一丝慌乱。

「哎呀这就抓我手了，你可真心急。」

我得意起来，目光落在他好看的薄唇，脑子一热亲了过去。

唇瓣相贴那一刻，幽存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喉结动了动。

「呀，藤果是不是又熟了？我去看看。」

我跳了下去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我虽没有经历过，却也知道撩动情就跑有多难受，幽存脚还没好，又不能追我，便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了。

看他还敢不敢逗我了。

我在别处睡了一晚，估摸着幽存该冷静下来了才返回。

一进去，却发现座椅上已经空了。

藤果噼噼啪啪地落在了地上，我看着空荡荡的洞穴，目瞪口呆。

幽存的脚已经好了？

遭了，他是不是离开了？是不是我惹怒了他，他不带我走了？

我慌忙往前走了几步，摸了摸座椅。

热的，他没走远！

我猛地转身，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具结实的身体。

「在找本座？」

以前坐着的时候我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他好高，太高了，我本是女武神，身量也不小，可在他面前我却显得娇小得不像话。

我退了退，磕巴道：「你，你脚好了？」

「刚刚突然好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」

「为什么……」

他身子往下倾了倾，逼得我一屁股坐在了石椅上。

「当然是为了收拾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。」

「那，那肯定不是我吧？」

我往后缩了缩，弱小又无助。

「那是谁呢？你说说，这洞里还有谁？」

他彻底倾下来，将手撑在我两侧，将我围得密不透风。

后悔，现在就是后悔。

「呜呜呜，我错了。」

「现在知错了？你知道本座这一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」

「呜呜呜，放过我吧。」

「放过？那怎么行，总得把事办完。」

「别别别！你要跟一个鬼办事吗？我现在都没有温度，冷冰冰的那也不舒服啊！」

「我不嫌弃。」

我哇地哭了起来，「啊！求你了！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碰我！」

我哭得太大声，幽存揉了揉耳朵，好笑地站了起来。

「行了，你吵得本座耳朵疼。」

我见他起身，连忙躲到了石椅后。

「躲什么？本座若真想把你怎样，你以为你跑得了？」

这倒也是，我抽抽噎噎地探出个脑袋观察他，把他逗笑了。

「出来吧，本座现在已经没兴趣了。」他丢下这么一句，径自转身走了。

我连忙跟上，擦擦脸问他：「你，你去哪儿？」

「离开这儿。」

真的可以出去了！我一激动，什么都忘了，连忙紧紧跟在他身边。

走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右手一挥，面前的石壁轰然炸开，千万道滚烫的阳光射了进来，我连忙躲到他身后，过了好半天才敢睁开眼。

阳光穿过飞扬的尘土透到他身上，将他的银发染成了金色，煞是好看。

他没有回头，淡淡道：「愣着做什么？走了。」

我赶紧拉住他的衣袖，同他一道跃了上去。

原来此处竟在地下，洞顶是散发着淡淡黑气的漩涡，直通九霄，想来上面就是诛仙台。

「好端端的洞府被弄成了坟场，本座早晚找他们算账。」

他未多做逗留，便向别处飞去，我连忙抓紧了，问他：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」

「一统妖族。」

「你别忘了还要给我寻一具真身！」

他好笑地看着我，「你看着哭得凶，账倒是记得很清。」

「这可是你答应我的事，你总不能赖掉吧。」

「本座答应的事，自然会办到。」

说着他就拎着我落了下去，好巧不巧，底下是一坟地，恰好有副棺材正要下葬。

「你看，这不就有了。」

他瞅了一眼，用力将我丢了进去。

动作十分随意，甚至没给我机会看看里面装的是男是女，身体是整是零。

好在我运气不错，棺材里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很新鲜完整。

棺材板不厚，我两拳就锤烂了。

那女孩的父母哭得正伤心，见我锤烂棺材板钻出来，当下就惊得坐在了地上。

「节哀。」

我向他们抱抱拳，风一阵地奔向了幽存。

他打量了我一番，「这女孩的眉眼倒跟你原来的样子有几分神似。」

「确实，确实。」

其实我还没看见自己长什么样，也没太注意他在说什么，心里想的是，我现在是不是能跑了？

「走吧。」

他抬步就要走，我连忙扯住他的衣袖，试探着问道：「主人，你现在身体已经好了，不需要人照顾了吧？那我能不能.....走了？」

他顿了顿，眸光一冷，问道：「你想走？」

「主，主要是觉得你不需要我了。」

「诛玉，你要弄清楚，你和本座签了血契，就是本座的人，走或留你自己说了不算。」

「那，血契根本就没签，明明只有我流血了.....」

「本座说签了就是签了，你的命是本座给的，若真想走，就把命留下。」

我见他脸色越来越冷，也不敢再说了，连忙笑道：「不走不走，我不是怕你嫌我没用嘛！只要你不嫌弃，我十万个愿意跟着你！」

他也不知信不信我这话，脸色总算缓和了点，一把揪住我继续赶路。

罢了，幽存正盯着我，我暂时跑不了，等我身体恢复些了，再寻机会回天宫吧。

他们不会想到我还能活过来，更不会想到我会以新的身份回归。我有点期待了。

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幽存带我落在了一座缠满藤蔓的山上，此处气息诡谲，恐怕是个精怪横行的地界。

他负着手，瞧着不远处的洞门，「诛玉，你去通报，就说幽存到访，让崇离出来迎接。」

我寻思这话也过于趾高气扬了，但见他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，不敢违逆，硬着头皮上了。

洞府门口立着两个虎妖，我心里虚得很，却也不想输了气势，挺着腰板喊道：「幽存大人驾到，崇离速速出来接驾！」

不知为何，这一句如同平地惊雷，整个山林都躁动了起来，无数精怪躲在暗处偷偷打量着我，洞府上面也钻出来个脑袋，骂道：「来着何人？竟敢直呼崇离大人名讳！」

「我是谁不重要，让崇离出来就是了。」

我这一句更激怒了妖精们，被他们叽叽喳喳地骂了起来，洞府上的那个脑袋怒道：「崇离大人仙逝几千年了，你这疯丫头胡叫什么！」

「死了？」我愣住了，回头去看幽存，他眼中也有一闪而过的惊讶。

片刻后，洞府深处传来极苍老的声音，「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来我万妖洞闹事？」

这声音不怒自威，带着骇人的力道，逼得我不由往后退了两步。

里面的人渐渐走了出来，却原来是个老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妖精，才一见我，便冷冷笑道：「原来是人类，我当是什么东西，哼，真当我妖族没落，任谁都能来踩一脚了吗？」

我尚未及解释，身后便传来稳重的脚步声。

幽存缓缓走到我身边，瞧着老妖说道：「你是崇离的女儿？叫洛茴是吗？你父亲曾带你来见过本座。」

「大胆，你是何人，竟敢在此处胡言乱语！」老妖怒了，拐杖狠狠往地上一戳，震得我们不由退了两步。

她瞧了我一眼，了然道：「哦，冒充幽存大人的就是你？幽存大人已归墟万年之久，你这黄口小儿也敢污了他的名，今日我便要将你就地正法！」

说着，她手中的拐杖瞬间变成藤鞭向我们抽来，带着深不可测的妖力。

幽存抓住我向后退，虽已是极快，他的手却还是被鞭尾抽红了。

他打不过这老妖精？

眼看那老妖又要动手，幽存冷冷淡淡的脸上总算有了点波澜，「洛茴，你小时候本座还抱过你呢。」

「幽存大人怎会连我一鞭都接不住！臭小子，今日当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」

那藤鞭带着更重的妖力向我们挥来。

「既然你不信，那本座也没有办法了。」幽存脸色骤然冷了下来，银发在风中微动，杀气逼人。

我开始替老妖担心，完了，要大开杀戒了。

藤鞭近在眼前，我正想幽存会有什么动作，下一刻我的手却被抓住，嗖地跃上高空，冲出了山林。

跑，跑了？

「主人，我以为你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呢？」

幽存面不改色道：「刚刚不是说了吗，她不信，本座也没有办法了。」

原来他的没有办法，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！

我们落在一处空地上，幽存有些郁闷地瞧了我一眼，「本座被轩辕那老家伙封印了，加上休眠太久，如今的妖力堪堪抵得上一二百年的小妖，如何打得过万年老怪。」

「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」

「解封咒印藏在天地灵石里，不过轩辕已死，也不知灵石去了何处。一万年太久，世上已无人记得本座，若不解开封印，难以使人信服。轩辕这老家伙，哼。」

他背对着我，甚是落寞。

这般离奇的事叫他说得有板有眼的，这家伙难不成真活了一万年？

我偷偷打量他，怎么看都不信。

不过，我倒是有了个思路，天宫宝贝那么多，若真有什么灵石，说不定也在里面，我何不引他随我去天宫呢？

我一拍掌，道：「主人，我知道要去哪里找灵石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看书上说，天宫里宝贝多得不得了，灵石这种宝物说不定也在里面。咱们不如去天宫找找？」

他沉吟一番，道：「你说得容易，如今是你能上得去，还是我能上得去？」

「去天宫还有别的法子，你信我就是了。」

去天宫确实还有别的法子。

云梦泽有个修仙之所，名为云中二十四楼，里面遍地是神仙，我便是在那里修炼的，在成仙之前我就被师兄师姐们带着频繁出入天宫了。

我师父是天界战神，众仙尊称他一声玄烨上神，数百年前魔族犯乱，他便在云梦泽上建立了二十四楼，挑选有慧根的凡人来修仙抵御魔族，因为报废率太高，每年都在招收新弟子。

当年我从云中二十四楼入天宫，如今，我又要以这种方式回去了。

命运倒也奇妙。

幽存对我的话并无质疑，稍加考虑便带我前往云梦泽了。

当日他隐了妖气，扮作凡人，同我在梦泽城中歇脚，打探了一番，得知云中二十四楼果然还在招弟子。

不过此时天色已晚，上山的事只能明日再说了。

奔波了一整天，我和他都有些饿，便找了家酒楼吃饭，难得下馆子，我自然是大鱼大肉吃了个痛快。

结账的时候，我眼巴巴地瞧着幽存，他也瞧着我，问道：「为什么要付钱？」

候在一旁的小二只当他是开玩笑，笑道：「公子衣着华贵，想必不会是吃饭不给钱的泼皮罢。」

幽存却冷了脸，带着丝丝杀气说道：「放肆，本公子吃饭什么时候付过钱！」

他气势汹汹，我只觉得丢人得慌，脸唰地红了，连忙拉拉他的衣袖问道：「你干吗呀！你没钱？没钱你怎么不早说呢？」

他低头瞧了我一眼，坦然道：「你也没有问过我。」

小二见情况不对，也反应了过来，冷笑道：「呵，原来是两个装阔佬的穷鬼，在我天香楼还能让你们吃了霸王餐？做梦！」

他挥一挥手，叫道：「来人呀！把这两人的腿脚打断，衣裳也给我扒了！」

话音刚落，分布在四周的几个壮汉便快步跑了过来。

「遭了，要挨揍了！」我连忙进入警戒状态。

幽存好笑道，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」

不知怎的，我心忽地一痛。

我真怕听见这句话啊。

在天宫时玄烨总说这样的话，我来保护你，有我在。

这些话真是最最可怕的谎言。

错神间，幽存揽住我的肩膀忽地往上一跃，待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把人家的屋顶捅了一个大窟窿了。

「你看什么？我不是打不过他们，只是不屑于和凡人动手。」

「知道知道。」

酒楼里的伙计们跑了出来，在大街上瞎跑，边跑边喊道：「快抓住那两个吃霸王餐的！」

幽存瞧了他们一眼，问道：「霸王餐是什么？」

「就是吃饭不给钱，像咱们刚刚那样。」

「你懂的真多。」他露出个了然的表情，抱着我隐了身。

我们落在了别处，没有钱，没法光明正大地住店，我们找了家客栈，趁着没人偷偷占了一间房，暂时歇下了。

床只有一张，幽存自己占了一半，看着局促不安的我，拍了拍旁边的空位，「还在等什么？」

我可还记得上午的事呢，小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看了看地板，咬咬牙道：「算了！我睡地上吧。」

说着便躺了下去，才触地，几根藤蔓忽然伸下架将我捆住，拉到了床上。

我动弹不得，看着近在咫尺的幽存，慌慌张张道：「你你你要干什么！」

他却没动，也没松开我。

「你如今是凡人之躯，地上又硬又冷的，睡一晚恐怕就要报废了。」

「我，我不怕……」

他冷哼一声，翻了个身不再看我，淡淡道：「放心，你这身子还没完全活过来，冷冰冰的，本座没兴趣。」

真的没再动了。

我的心慢慢放了下来。

身上的藤蔓不知什么时候撤走的，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

冷，真冷，被子根本没有用。

幽存身边暖暖的，好想靠过去啊。

不行啊，之前还说要睡地上呢，我得有骨气一点，不然他又要笑我了。

我裹紧了被子，冻得牙关打战。

半梦半醒间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碰了碰我的冷冰冰的脸，随后一把将我捞了过去。

我整个人被裹了起来，像是从寒冬坠入春风。

舒服了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我睡得正香，忽然觉得鼻头痒得很，什么东西拍走了又来，气呼呼地睁眼，却发现幽存正一手撑着身子趴在我面前，一手拈了几根头发扫我的鼻子。

「你干吗呀！」

我有起床气，他却不气，见我不高兴反而笑了起来，又扫了扫我的鼻子，说道：「该起了。」

「还早呢！」

「起来，带我去吃霸王餐。」

他说起霸王餐，我又想起了昨天的事，直接尬醒了，然后就发现自己躺在床内侧，他在外侧。

昨晚明明是我在外侧啊。

我连忙抱住身子，「你昨晚把我怎么了！」

「我能把你怎么样？」

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翻身下了床。

「走了。」

他打开门，外面透进来了一缕阳光，整个房间都变成了温暖的色调。

我忽然想起来了昨晚的事，想起后来我贪恋那一丝温暖，八爪鱼似的缠住他不肯放。

说好的骨气呢。

我懊恼不已，一边尴尬得脚趾抠地，一边连滚带爬地起床。

简单收拾过后，我们便去云中二十四楼了。

到了山下我就傻了，原来今年男弟子名额已满，只收女弟子。

站了许久，我看了看幽存。

你看，不是我想跑，有些事就是这么巧嘛。

「主人，你看这.....要不我们做姐妹？」

他扫了我一眼，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连忙改口道：「我自己去！」

「也好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的任务。」

「怎么会忘呢！」

哼，等我上了山，你可就抓不着我了。

正想着，他忽然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眼中满满的威胁，「诛玉，别想跑，我会一直盯你的。」

我独自上了山，报名的人很多，但天赋初选便刷掉了大半，我原本有修仙的底子，通过自然是轻轻松松。

初选过后，我们剩下的十几个人便被带上了摘星台，等着被测试。

等候的间隙，一同来的女弟子们窃窃议论着谁会来带走我们，我本不甚在意，却忽然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名字。

「你们知道吗？今年早些时候，玄烨上神宫里死了一位女神官，这一下有了空缺，他还需再招一个弟子，前段日子一直没有动静，不过我听说这一次，玄烨上神派了人前来遴选。」

「当真？战神宫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！」

「是啊是啊，我听说玄烨上神风华绝代，看一眼便永生难忘，我若能被选为他的弟子，怕是要当即昏过去了！」

我怔了一会儿，兀自冷笑。

风华绝代是真的，永生难忘也是真的。

这么「美好」的人，我定要他死在诛仙台下。

她们仍没有停止八卦，「唉，你们知道那女神官是怎么死的吗？」

「你快说呀！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！」

「我听说，你们别说出去啊，我听说呀，是她勾引玄烨上神不成，又妄图毁了小师妹的真身，被上神发现以后羞愤难当，自己跳了诛仙台呢！」

「怎么可能呢！」

「是真的！大家都是这么说的！」

「啧，这都什么人呀，玄烨上神也太惨了吧。」

我？？？

我知道我名声不好，却未料到已坏到这地步，什么屎盆子全往我脑袋上扣，我是罪该万死的小人，玄烨却成了被我纠缠的无辜白莲花。

好，很好，账上再记一笔。

「天宫使者已到，请各位安静。」

有侍女高呼，四下立刻没了声，所有人都齐齐地站好了。

我抬头望去，眼前划过了一抹刺眼的青绿色，我心头一紧，认出了她。

我身旁那女子偷偷戳了戳她的同伴，悄声道：「瞧，那是青念上仙，玄烨上神最宠爱的女弟子。」

「肃静！」

女侍者责骂了一声，那一身青绿衣衫的女神官目光随之扫了过来，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，平静的眼波忽然起了波澜。

阿念，师姐回来了。

青念看着我，眉头微微皱着，说不出的阴郁。

侍女宣道：「此处有法器六十四件，你们各自选一样称手的，谁能抢到牌楼上的灯笼谁便可……」

「不必了。」青念忽然打断了她，看着我说道，「我心中已有了人选，无须比试。」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发出了低低的疑惑的声音，青念直直盯着我，问道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面露惶恐地往前走了一小步，施礼道：「我叫诛玉。」

她打量我一番，微微笑了一笑，「你随我来。」说着转身就走了。

「啊？她怎么。」

「怎么回事啊？」

我在周围一片惊讶声中跟着青念走了。

她带我进了一座红房子，朱雀楼，也是从前我教她剑法的地方。

一进门，一柄放在架子上匕首十分瞩目，那原是玄烨赠我的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青念初来时看见这匕首很是喜欢，我便送给了她。

「漂亮吗？」

她忽然看着我问，我点点头，她勾勾嘴角，「这原是我用的，现在送你了。」

我连忙惶恐道：「啊？不不不，我怎么敢要上仙的东西。」

「给你你就拿着。」她取下匕首，直直丢给我，动作间掩不住嫌弃，好像我送她的是什么脏东西似的。

我抱住匕首，诚惶诚恐道：「多谢上仙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的。」

「不必害怕，没人要的破铜烂铁罢了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」

我总觉得她在暗讽我，但想想又不应该，她若真认出了我，就不会是这个反应了。

「多谢上仙。」

「等带你去见过师父，你便可叫我师姐了。」她忽然走近，抓住了我的手，一副十分亲昵的模样。

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知道她或许要试探我，让幽存封住了我的气息。

那道自手心灌进来的气息在我身体中横冲直撞，我装作不知情，扶了扶额道：「上仙，我突然好难受.....」

她没有探到任何东西，放心地松了手，安慰道：「你今日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带你去见师父。」

「这么快？」

「自然是越快越好，魔族蠢蠢欲动，你早点修炼，也能帮上师父。不过，修仙可是很累的，诛玉，你当真考虑清楚了？」

「我考虑清楚了，我修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对抗魔族，保护大家。」

我信口胡编着，青念倒也不疑，只是象征性地鼓励了几句。

「上仙，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我？」我瞧着她，幼鹿般的天真无害。

「看着你觉得亲切，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」

她低头理了理裙摆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忽然抬头道：「你或许听说过她，前些日子犯错跳了诛仙台，灰飞烟灭了。」

我惊得后退一步，她阴恻恻地走过来，手搭在我脖子上轻轻地揉，也不知道是安抚还是要把它掐断，低声道：「你可千万别学她。」

「我，我不会的！」

「好孩子。」

她满意地笑笑，我瞧着她，心中奇怪，虽然我早看清了她的真面目，知道她并非什么出尘不染的白莲，但从前也还不至于这般阴森古怪。

何况她回归原身，得偿所愿独占玄烨了，应该开心才是，怎么我见她浑身都流露着怨气呢？

是被锁在魂灯里的那两百米年里憋出毛病来了？

青念松开手，没再和我多说什么，只叫了人来领我去新弟子的住处，自己则不知道去什么地方。

明日就能见玄烨了，我随他修炼几百年，早已摸清了他的命门，寻着机会，我便能一刀要了他的命。

就用他送我的这把匕首。

同我住在一起的女子叫作阿尤，就是今日在摘星楼跟人说我勾引师父不成跳了诛仙台的那位，她知道我入了玄烨门下，羡慕了半天，央求我见到玄烨以后，回来一定跟她说说他长什么样。

看来玄烨真是声名在外。

阿尤的师父是莲华上仙，仙界的大美人，也是个很好的人，从前常去战神宫串门，就是修为不深，没什么人愿意做她弟子。

收阿尤为徒后，她每天都会亲自教导，而我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。

玄烨没来找我，青念也没有，她说的明天，结果却是明日复明日，一直没个头。

这倒奇怪，她自己要我，却一次也不来看我，一连七八天，始终没影，不知道做的什么打算。

我无聊得紧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幽存。

他去了哪儿呢？做什么去了？现在没有他当暖炉了，真的很冷。

呸呸，我想他做什么！

我瞧着远处练功的人们，依葫芦画瓢地练了起来。

这虽然都是我几百年前学过的功夫，但这副身子用着却还有些生疏，我的进度跟新弟子没什么两样。

天很快黑了，我闷闷不乐地回房准备休息时，一进门却看见阿尤昏倒在地上。

我抬起头，阿尤的床上靠墙懒懒地倚着个人，正是幽存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！」

我小跑过去，居然还有点高兴。

「自然看看你找得怎么样了，怎么，忘了你要做什么了？」

确，确实忘了.....

但我哪敢这样说啊，信誓旦旦道：「怎么会呢！我记着呢！」

他也不知是信还是不信，冷哼了一声。

我这才发现他有些不对劲，眉边隐隐有伤痕，脸色也有点发白。

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」

我在他旁边坐下，忽然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，急急抬头看了一圈，这才发现他胸口露出的皮肤隐隐发红。

我一把扯开他的衣襟，原本光洁漂亮的胸口此刻正蜿蜒着一道沁着血的伤痕，十分触目惊心。

「你怎么受伤了！」

我急得连忙掏出手帕给他轻轻擦拭。

他风轻云淡道：「打架弄的。」

「跟谁打架呀？怎么也不处理一下呢？这都要发炎了！」

「不会处理，所以来找你了。」

我被他噎住了，气呼呼地问他：「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？」

「你又没问我。」

气我好像是件很好玩的事似的，他连疼也顾不上了，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「我真不该管你。」

我丢下手帕，转身去箱子里翻了起来，这里每个房间都配备有伤药，我还没用上，倒给他用上了。

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，直到我擦干净血迹，上了药，用绷带给他缠好。

我打了蝴蝶结，问他：「怎么样？」

「不错，下次还来找你。」

「我不是说这个！」我没好气地把衣服给他整理好，问道，「你疼不疼？」

他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，「这点小伤……」

我见不得他这副模样，抬起巴掌就要往他伤口上拍，他连忙捉住我的手，道：「不疼就不来找你了。」

我饶过了他，问道：「你跟谁打架弄成这样呀？」

「万妖洞。」

「你，你疯了！你怎么打得过他们！」

他笑笑，「不试试怎么知道。」

「可你差点丢了命。」

「可万妖洞已经被我收复了。」

「可，啊？你怎么收复的？」

「打来的。」

他说得风轻云淡，可我也能猜到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恶战，莫名有点心疼。

「与其替我忧心，你不如多关心关心自己。」他这么说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还被他的抓着。

「诛玉，你冷得像块冰。」

「小事，不要你管。」我将手抽回，幽存放下手，默默坐了一会儿，便起身要走。

「你去哪儿？」

「千窟山。」

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「我会一点一点收回我的领土。」

青念和玄烨还是没来找过我。

十来天过去，因为实在太久没人理我，阿尤便告诉了莲华上仙，莲华得知后，大手一挥直接带我去去了天宫。

「青念去人间平魔族之乱了，不过也是前两天才去的，之前她为什么一直不带你见玄烨呢？好奇怪。」

「师姐许是忘了吧。」

我拽着莲华的胳膊，随她一道走。

难得有个神仙搭理我，我便向她打听起了灵石的事，以前我虽然也在天宫，可是眼中只有玄烨，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东西，很多事知道的并不多。

「灵石？这不是封印妖皇的东西吗？你问这做什么？」

「还真有这东西？等等，你说妖皇？谁是妖皇？」

「妖皇幽存，死了一万年了，你没学过上古史，没听过也正常。」

我惊了，幽存说的原来都是真的，我一直以为他骗我呢。

「那灵石呢？」

「这我就知道了，幽存都死了，谁还会关心这东西，对了，你从哪儿听说的灵石的事？」

「额，道听途说。」

我再听不见莲华说了什么，整个人在震惊之中久久走不出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莲华的步子停了下来，我看着那熟悉的建筑，心脏瞬间冷了下来。

门开着，但很安静，偶尔的气息波动证明里面是有人的。

我手心出了汗，缓缓走进去，瞧见玄烨的那一刻，几乎没认出来。

他正闭目而坐，整个人消瘦了许多，脸色苍白，呈现出一种不该属于他的病态。

他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难道是和青念欢快得太多，伤了身子？

我瞧着他，恶心极了。

「诛玉，快拜见你师父。」莲华上仙小声提醒，玄烨缓缓睁眼，琥珀色的眸子里盛满了说不清的愁绪。

我忍住不适向他拜了一拜，莲华上仙随后便道：「你们二人聊着，我先告退了。」

待她走后，玄烨淡淡扫了我一眼，放下手中的东西问道：「你就是诛玉？莲华说你来云中二十四楼已有将近十天了。」

「是，徒儿一直在等师父召见。」

他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打量着他，眼神落在了他手里的东西上。

魂灯，青念的魂魄就是用魂灯修补的，记得那日摔碎了，如今青念已经复活，他还修这东西做什么？

他没有注意到我眼神，站起身来用极淡漠的语气问道：「为什么想要修仙？」

「因为，我不想再当那个一直需要被保护的人，我想保护别人。」

话音刚落，他像是被什么击中了，忽然抬眼看着我，眼底有几分不可置信。

这是三百年前初入山门时我跟他说过话，我想他是记得的。

「师父，你怎么了？」

他的目光几乎要穿透我，在确定自己并没有找到熟悉的影子后，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回过神来，摇头道：「没事，你这话，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人。」

我假装懵懂地看着他，他却不再继续提，转而问道：「青念可有教过你什么？」

这一回，语气竟温和了许多。

「没有，师姐她大概是太忙了，一直都没有来看过我。」

闻言，他皱皱眉，凭空取出一卷书来。

「你既入了我门下，我自会好生教导你，只是近日诸事缠身，抽不出空来，你先自己看书参悟，若有不懂之处再来问我。」

「谢师父。」

我接了过来，抱在怀里时，手碰到了被我藏起来的匕首。

我会将它插入玄烨的命门，这一天不会太久。

「诛玉！你怎么在这？」

正要告退时，门外却忽然传来了青念的声音，我回过头，便见她身着玄甲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

「师姐。」

我冲她笑笑，却被她劈头盖脸一顿骂：「你好大的胆子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！」

不等我辩解，玄烨却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，沉声道：「青念，挑选她的人是你，如今不许她见我，闹脾气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师父，我.....」

青念被他噎得说不出话，又瞪了瞪我，黑着脸解释：「我没有不许她见你，我只是找不到她，一时着急了。」

我瞧着他们二人，又惊又奇，玄烨最是宠她，怎么现在，好像不太对劲？

青念说完，眼神也落在了那魂灯上，惊道：「师父，你真的修了那魂灯？她都已经灰飞烟灭了，你就是耗尽所有法力她也回不来了！」

玄烨面色沉了沉，「青念，不要再说这种话。」

「师父！」

青念气得眼泪都掉了下来，玄烨却缓缓将魂灯拿起，抬眼瞧她时，眼中带着丝丝隐忍的怒意，「出去。」

青念还想说什么，但却被玄烨的眼神堵在了喉头，没能说出口。

犹豫片刻，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抓住我的手腕将我拉了出去。

走出去很远之后，她停下步子，狠狠掐住我的脖子，脸上的泪水还没有干，却丝毫不影响她的狠厉。

「趁我驱逐魔族的时候偷偷来见师父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」

我猛咳几声，抓住她的手无辜道：「我没有，是今日莲华上仙顺路带我来的，我没想瞒着你呀！」

「莲华她为何要带你？」

「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真的只是觉得顺路。」

她半信半疑地瞧着我，又问道：「师父可有跟你说过什么？」

「还没说上话呢，师父他好像也不大愿意搭理我，只丢给我一本书，让我自己看。」

听见这话，她面色缓和了一点，左看右看，瞧不出什么破绽，使用力丢开了我。

「你说的最好都是真的，否则，我饶不了你。」

她警告过我，便领着我到了南天门，让别人送我回云中二十四楼了。

我远远地瞧着云雾之上她阴鸷的表情，倏尔一笑。

我知道那魂灯是用来救谁的了。

真有意思啊，青念死后，心心念念着救青念，亲手杀死我以后，又后悔不迭来救我。

留在身边的不珍惜，抓不住的却放心尖上，玄烨，你可真是个贱骨头。

「你脖子怎么回事？」

回去以后，消失了好几天的幽存再次出现，一眼就看见了我脖子上的红痕。

我下意识想说关你啥事，而后忽然反应过来，这可是妖皇啊！我几个胆子敢跟他这么说话！

我气势一下就没了，揉了揉脖子小心道：「打架弄的。」

「你也会跟人打架？」

他皱皱眉，伸手轻轻碰了一下，沉声道：「谁弄的？我剁了他的手。」

分明是充满威胁的一句话，入了我的耳朵，却让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。

该死，我怎么这么容易心动，真是一点也不长记性。

我连忙躲开他的手，「这有什么的，一会儿就消了，对了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他被问住了，愣了一下才道：「那当然是来.....来看看你找到灵石没有。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料到了。」他勾唇笑笑，一副早就知道你是个废物的表情。

我抬眼瞧了瞧他，小心问道：「幽存，你真的有一万岁吗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没事，我就是突然觉得，我以后要不还是叫你老祖宗吧？」

他脸一下冷了，弯下腰近乎和我脸贴着脸问道：「我很老？」

「也不是老，就是年龄有亿点点大.....」

「我被封印前也还不到两千岁！」

「你看，一万两千岁了。」

「我们那个时代一万岁很正常！」

「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一万岁都是化石了。」

「你！我还没嫌你小呢！再也不来看你了！」

他咬咬牙，倏地化成黑烟消失了。

他走之后，玄烨竟然遣人来，给我送了一块出入南天门的令牌。

有点意思。

有了这东西，我当然不会浪费，第二天清早就跑去找他了。

几次请教过后，他对我明显亲近了许多，甚至几乎要超过青念。

青念气得一口牙都要咬碎。

报复很快就来了，我这才刚开始正经修炼，青念便要我明天随她一道去伏妖。

「可是师姐，我还什么也不会呢。」

「不会才更需要历练，师姐也是为你好。」

她说得理所当然的，我自然知道她安的什么心，她是师姐，明面上不能把我怎么样，便把我带出去，让我被妖精毒打。

她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。

「好的，那我们要去哪里伏妖呢？」

「万妖洞。」

「万妖洞！」

「怎么，怕了？」

幽存现在会不会在万妖洞啊，完了，昨晚才惹了他生气，他若真的再也不来看我了，我又该怎么告诉他这消息呢。

青念见我满面愁色，讥讽地笑笑，「不怕，师姐会保护你的。」

你保护个屁！

我心烦意乱地回了房间，坐在桌边沉思。

我不能见死不救，不说别的，这条命确实是幽存救的，就凭这个我也不能看着他出事。

我要去万妖洞找他，让他赶紧跑！

不对呀？他上次还说过要去千窟山，现在会不会已经离开了呢？

我拍桌骂道：「幽存，你这个傻瓜，到处跑什么呀！」

才骂完，背后忽然一凉。

我怔住了，讷讷转身，便看见了脸色阴郁的幽存。

「啊你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我若不来，还听不见你是怎么骂我的呢。」

「我我我没有骂你，我这是急得。」

我小跑过去拉他衣袖，却被他避开，抓了个空。

我看着他冷冷的脸，委屈得不行。

「青念说明天要去万妖洞伏妖，我想告诉你，可是你人又不在，我就，口不择言了嘛。」

他有点意外，问道：「他们要去万妖洞？」

「是啊！明天就要去了！」

他沉吟一番，道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「你要赶紧跑呀！」

「我为什么要跑？」

「他们很厉害的！你跟他们硬碰说不定连命都会丢了！」

他深深地看着我，抿嘴笑了笑，问道：「你担心我？」

「我.....我只是不想见死不救。」

「只是这样？」

「当然只是这样！」

他质疑地盯了一会儿，不再纠结于此，眼角眉梢挂着丝丝得意，「你说是就是吧，我会让他们撤离，再布些陷阱，你自己也小心点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真的要小心，看见藤蔓就趴地上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我抬起头，他又看了我一眼，这才隐身消失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青念带着去了万妖洞。

随行的天兵不算多，看来他们没太把万妖洞当回事。

到地方后，整个山谷连鸟叫声都没有，青念有些疑惑，让大家分头搜寻。

「诛玉，这里到处都很危险，你跟我身边吧。」

呸，你身边才是最危险的好不好。

我不动声色，默默跟在她旁边。

没几步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了一声惨叫，我停下脚步正要细听，另一个方向又传来惨叫。

有人急匆匆跑过来禀道：「上仙！妖族的人不知藏在哪里了，这山上到处都陷阱！」

「奇怪，他们莫非知道我们会来？」

青念疑惑片刻，随后下令道：「先把他们救下来，你们小心一点，继续搜，找到人就发信号。」

说完，她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师妹，你可要跟紧我啊。」

我点点头，握紧了剑，随她往前走。

没几步，几根巨大的藤蔓横空扫了过来，所到之处树木纷纷摧折，有几个天兵来不及反应，被一下拍得老远。

青念眸光一暗，忽然喊道：「师妹小心！」然后一把将我往后推去。

我撞在一棵树上，那本来够不着我的藤蔓此刻迎面向我抽了下来。

青念，你果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我弯了弯腰，正要趴下去时，眼角的余光忽然看到了一抹白影。

我知道那是谁，随后便抱紧身体，不再有所动作。

片刻过后，那白影果然挡在了我身前，一剑将巨藤斩碎。

「诛玉，你怎么样，可有受伤？」

「我没事，师父，幸好你来了。」我红着眼睛，拉着玄烨的手站了起来，一副惊魂未定的可怜样。

「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」青念不可置信地看过来。

玄烨扶着我，冷冷道：「我听说你把诛玉带来，便立刻赶来了，青念，她现在还什么也不会，你想害死她吗？」

「我没有！师父，我只是，只是想带师妹来历练历练。」

「历练？你刚开始修炼时，你师姐也会带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？」

她被问住了，一下说不出话来。

「青念，你太胡闹了。」

青念看着他，眼泪断线珠子一般地往下掉，不甘心地问道：

「师父，我若遇险，你也会像今日这样赶来吗？」

玄烨却几乎不为所动，冷冷道：「你不一样，你是女武神，她还只是凡人。」

「师父，可我也是你徒弟.....」

「够了。」

玄烨看了一眼山林，冷冷说道：「这山里的精怪早就跑光了，撤兵吧。」随后便拉起我，带我离开。

我回头看时，青念浑身颤抖着，目光怨毒。

「师父，我们不用等师姐吗？」

玄烨头也没回，冷冷道：「不用管她。」

好绝情。

这次回去以后，青念送过几次亲自做的汤来认错，玄烨都只让她放下，一直搁到凉都没有喝一口。

青念气得几乎要爆炸，每次看我的眼神都能着了火。

这就叫自食恶果。

我端着鱼汤走进玄烨房间，怀里的匕首已经捂得发热。

犹豫不决便会满盘皆输，我必须抓紧机会。

早些时候，玄烨去诛仙台上看了一次魂灯，一无所获，此刻正坐在房里闷闷地喝着仙酿。

是个好时机。

「师父？」

我唤了一声，玄烨已经醉了，看了我一眼，有些迷茫，似乎在辨认我是谁。

我将汤放在他面前，轻声道：「我见你气色不大好，便煮了汤来给你，你瞧，这是鱼，我在九幽上神那里抓来的，你尝尝？」

他按了按太阳穴，喃喃道：「鸢鸢，你怎么又去偷九幽的神鱼了.....」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顿住，一把抓住我的手问道：「鸢鸢？是你吗？你，你还活着！」

我不置可否，看他满面难掩的狂喜，任他将我抱入怀中。

「鸢鸢，师父好后悔，师父没有保护好你.....」

有滚烫的水滴落在我脖子上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倘若是从前的我，大概还会陪他掉两滴泪。

可现在，流泪是不够的，要见血。

我将手向怀里掏去，紧紧握住了匕首。

才要拔，却突然听见有人一脚踹开了门，我一惊，连忙将手抽了出来。

「师父！」

来人大喊了一声，我回头看，是青念和莲华。

青念看了一眼玄烨，气急败坏地冲过来骂道：「诛玉！你在干什么！」

我暗暗啐了声倒霉，随后便一边推玄烨，一边红着眼睛望向青念，「师姐，你来得正好，师父好像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了什么鸛鸛.....」

闻言，莲华有些惊讶地问道：「他叫你鸛鸛？」

我猛点头。

青念脸色一白，又气得要哭，但碍于莲华在，也不好把我怎么样，只恶狠狠地蹲下来将我扒开，自己扶好玄烨，泪汪汪地望着他问：「师父，你怎么样了？」

玄烨却一把推开了她，看着我又唤了一声「鸛鸛」便倒在了桌上。

我看着青念黑成炭的脸色，火上添油地问她：「师姐，鸛鸛是谁？是师父的心上人吗？」

「闭嘴！」

她几乎要气疯了，抄过酒杯啪地摔在了地上。

「诛玉，你，你竟敢勾引师父！」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整个身子都在抖。

「我没有啊，师姐！」

我也一副委屈得快要哭出来的表情，拉拉她的衣袖可怜巴巴地说道：「师姐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敢有非分之想，我，我一直都知道师姐喜欢师父，我怎么敢跟师姐你争呢？何况他唤的是鸢鸢，又不是我……」

莲华见气氛紧张，连忙打圆场道：「青念，玄烨上神醉酒后到处找鸢鸢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我觉得不能怪诛玉。」

怎么比我还会拱火呢？

「滚！滚！」

青念肺都要炸开了，一把拍开我，转身去抱玄烨。

我笑笑，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
虽然没能杀得了玄烨，可见到青念这般气急败坏，心里还是觉得畅快。

莲华跑出来叫我不要放在心上，又拉着我安慰了半天，亲自送我回了云中二十四楼。

太阳还没落山，一推开房门，赫然出现的幽存吓了我一跳。

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」

「我想来就来，还分早晚？」

「是是是，你想来就来。」

往房里走了两步，靠近幽存时，他忽然皱起了眉头。

「你身上怎么有股男人味儿？」

「有吗？」

我抬手闻了闻，没察觉有什么。

他的脸色不大好看，我怔了一下，道：「有又如何？你连这也要管？」

他不悦道：「你是我的人，我自然要管。」

我噎住了，不想跟他吵架，只说是被一个醉酒的人抱了，那人脑子不清醒。

「若再遇见那样的人，便直接剁了他的手，不要留情。」

「说剁就剁，你当我是你吗？」

「我帮你剁也可以。」

「我才不要你帮我。」
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叹了口气走过来，轻声问道：「那天有没有被伤到？我施了咒术的，藤蔓遇见你，应该不会过来。」

「没有，放心吧，对了，你找到灵石了吗？」

他错开了眼神没说话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「没事，会找到的。」

「没有灵石，我一样能收复妖族。」

「行行行你厉害，今晚来干什么？」

「看你。」

「那你坐这儿看吧。」

我不再多问，坐在灯下开始练功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忽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我正要提醒幽存，一扭头却发现他已经隐身了。

天已经黑透了。

有人轻轻敲了敲门，我连忙跑过去打开，又然是青念。

她早已换了副神色，与下午在天宫嘶吼的模样截然不同。

「师姐？」

我唤了一声，青念瞧着我冷冷道：「师父酒醒了，要见你。」

「师父怎会想见我？」

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」她瞪了我一眼，冷着脸道：「你随我来。」

玄烨若真的酒醒了要见我，怎么会让她来传话呢？

我知道有诈，一边配合她，一边提防着，握紧了藏在袖中的刀。

走一会儿，她带我走到了朱雀楼外。

「师姐，师父亲自来云中二十四楼见我？」

「他都亲自去万妖洞接你了，现在来这儿见你又有什么奇怪的？」

「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青念，你骗人好歹也用点话术啊，就这么生骗，得亏是遇见我，要别人就不跟你来了。

我跟着她上了楼梯，甫一进门，便瞧见一个白衣男子背对着我们跪伏在地，似乎非常痛苦。

我虽失了功力，却还是一眼便看出他中了情思咒。

「师姐，那人是师父吗？」

「你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走了过去，地上的人衣襟半敞，面色绯红，是张熟悉的面孔，我记得两百年前他好像很爱慕青念。

青念竟要利用喜欢她的人来毁了我，她的心未免太冷，报复心也未免太强。

身后人的影子动了动，青念唤道：「师妹？」

我知道她要动手了，一旦我回头看她的眼睛便会中咒术。

青念，这情思咒还是我教你的，现在，我再教你破解之法。

我回过头，在她施咒的一瞬间将袖中的剑化成巨大的铜镜挡在了身前。

「啊！」

青念尖叫一声，连忙伸手去推挡，但情思咒已经通过铜镜反射到了她身上。

「诛玉！你！」

我弯下腰，化出我原本的模样甜甜笑道：「师妹，你再看看我是谁？」

「扶鸾！是你！你这贱人！」

在失去理智的前一刻，她强忍着一剑向我挥来，又快又狠，我几乎要躲不开。

身后忽而起了风，一只看不见的手环住我的腰，将我向侧面一拉，完美避开了这一剑。

我惊了一下，闻到熟悉的树叶清香，认出那是隐着身的幽存，心便放了下去。

虽然平时天天说要逃离他，可他在身边的时候，却也是我最安心的时候。

我又将脸换了回去，满眼无辜地问道：「师姐，扶鸢是谁啊？」

「扶鸢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」

青念扑了个空，倒在地上，脸越来越红，连忙打坐运气，已无暇顾及我，地上的男子嗅到发情的气味，饥渴地向她爬了过去。

「阿念，阿念，帮帮我！」

「走开！走开啊！」

「阿念，我想要你……」

我瞧着逐渐沦陷的青念，退了出去，想了想，又特意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了。

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注意到这里的异常，朱雀楼里的肮脏情事也会传到整个仙界。

退到僻静处后，幽存显了身，看着里面赤身纠缠的男女轻笑道：「你倒是会找乐子。」

「那当然，天界多少年没有新鲜事了，今儿便让大家都能高兴高兴。」

他低头看了看我，问道：「扶鸢是谁？」

「别问，不重要。」

「好，你不想说我便不问了。」

情思咒的效力长得很，希望青念顶得住。

我没兴致看人做这种事，便拉着幽存走了。

他的身子莫名有点热，我觉得奇怪，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。

「你刚才一直都跟在我旁边吗？」

幽存的思绪好像有点飘，我又问了一遍，他才回道：「嗯。」

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刻，又连忙错开，带着明显的慌乱。

我看着他微红的耳朵，心里暗道不好。

「你刚才看青念的眼睛了吗？」

「看了。」

完了啊！

他看了我一眼，压住逐渐紊乱的呼吸说道：「放心，区区天族情咒，还不能.....不能把我怎么样。」

你都开始发烫了，还不能怎样？

失算了，这回真是失算了。

我连忙拉着幽存回房间，打来凉水给他擦手擦脸，只希望能有点用。

「诛玉。」

他忽然看着我，眉头紧锁，好像在强忍什么。

「什么？什么事？」

「你，你先出去。」

「好我出去！」

我转身要走，下一刻却突然被他从身后抱住，力道很大，几乎要把我揉进身体里。

「你你你不是让我出去吗？」

他十指弯曲，紧紧揪住我的衣服，「我不知道，诛玉，我控制不住.....我，我想和你睡觉.....」

「别啊！」

「诛玉，你身上怎么这么香？」

他用脑袋蹭了蹭我，随后又痴痴地亲吻我的脖子，肩膀。

「别别别，幽存，你你你不是树吗？你出去找棵树行不行？」

「好像，不行。」

他将我翻过来，忽地压倒在床上，迷离地看着我说：「我好像只想要你。」

他说着，又小心地低下头，含住我的唇瓣舔了舔。

我头一次被人这样亲吻，整个身子都僵了，想要推开，可是，又似乎有点不舍。

「幽存，这样是不行的。」

「嗯.....可是我好难受，诛玉，我轻一点行不行？我不会弄疼你。」

「那也不行.....」

我要疯了，他的唇落在我身上，我竟然有一点舒服。

我也中了情思咒？

「好不好？」他又轻轻地问。

「好，你，你轻点。」

我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就答应了！

我心里抓狂，身体却软了下来，任由他慢慢褪去我衣衫，配合他的动作。

「我，我从来没有过.....」

「我其实也没有过，不怕，我小心点。」

他真的很小心，即便快要失去理智了，却还是控制着力道，生怕我不舒服，和寻常中了情思咒的人那恶狼扑食的模样完全不一样。

「诛玉，你疼不疼？」

「不，不疼.....」

他温柔亲吻着我，一遍又一遍，我舒服得大脑一片空白，可这样是不行的，我，我不能沦陷。

「幽存，我有点累了。」

「可是，我的毒好像还没有解完？」

「可是我看你好像已经好了。」

「没有，真的没解完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最后一次.....」

我真是昏了头，才会相信他的话。

天将亮时，我整个人几乎瘫软在他怀里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

他抱着我，睡得很沉。

不能，不能沉迷温柔乡里，我还有仇要报。

我小心翼翼抽身，却惊醒了他。

「你去哪？」

「我还有事。」

「别走，让我再抱一会儿。」

我心一软，差点就要从了。

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

我板起了脸，冷冷道：「幽存，昨夜是为了给你解毒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今后不要再碰我了。」

他坐起来，有些迷茫，「诛玉，你怎么了？」

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想再说第二遍。」

我跳下床正要走，却被他忽然往后拉去。

他似乎有点生气，掐了掐我的脸说道：「怎么，吃干抹净就翻脸不认人了？」

「分明是你把我吃干抹净！我不跟你计较，你也别来纠缠。」

我推了推，他反而抱得更紧了，脸上有了愠色。

「你若不喜欢，昨晚又为什么要答应我？」

「你的毒是为我而中，我当然要给你解了。」

「只是这样？」

「当然只是这样了！」

「你！」

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，想说什么，又哽在喉头说不出来。

我不敢看他，用力推开他跑了出去。

这个清晨很热闹。

朱雀楼的门窗已经关上了，外面围满了人。

「天呐，你们刚才看见了吗？我来得晚，什么也没见着！」

「我看见了！唉真是，真是难以启齿啊！」

「青念上仙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真是太恶心了！」

「是啊是啊，刚刚还有人去天宫通报玄烨上神了，也不知他会做何惩罚。」

人们议论着，虽然现在什么也看不见，却还是不肯走，生怕错过一点热闹。

我也一样，谁不爱看热闹呢。

「门开了！门开了！」

朱雀楼的大门打开了，青念已经穿好了衣服，只是头发有些散乱，脸上脖子上都是瘀伤。

她一眼就看见了我。

「扶鸢！你这贱人！」

不等身旁的人反应过来，她已经抢了别的剑向我劈来。

力气不足，很容易就能躲开。

我躲了，但没完全躲，让她在我手臂上划出了一道伤痕。

「你害我！」她哭叫着再次砍向我。

「师姐，你怎么了！」我嘤嘤哭了起来，柔弱不堪地跌在地上，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她切碎。

「贱人！贱人！」

她发着疯，手中的剑却忽然被人夺了，一抬头，是从天而降的玄烨。

「青念，丢人丢得还不够吗？」

玄烨弯腰扶起我，见我手臂上的伤口，脸色变得极难看。

「师父！她害我！她害我！」

「到底是谁害谁，我自有定夺。」

玄烨看了一眼哭得瘫坐在地的青念，挥了挥手，示意两个随侍将她扶起。

「把她关起来，等候发落。」

「不要，我没有做那种事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是扶鸢害我，师父！」

「你不配提她的名字。」玄烨的脸更冷了，眼神锋利得几乎要把她割碎。

两个随侍见情况不妙，识趣地拖着青念走了。

玄烨平复了怒气，低头看了看我的伤口，问道：「你怎么样？」

我哭着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
「别哭了，师父给你做主。」

「嗯，师父，我，我不哭了。」

我抽噎着，随玄烨一道上了天宫。

我的手是被法器伤的，没那么容易愈合，他便找来了寻常人难用上的丹药为我疗伤。

「别担心，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我揉着哭得红红的眼睛问他：「师父，师姐她今日要杀我时，嘴里还喊着什么扶鸢，师父，扶鸢是谁？是坏人吗？」

「她不是坏人。」

玄烨轻轻地帮我包扎伤口，轻声道：「她是你的大师姐，青念和她，有一段渊源。」

「那她在哪儿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把她弄丢了。」

玄烨眼中隐隐有水雾，坚定道：「但我会把她找回来的。」

找回来？师父，我不就在你身边吗？

房中的镜子忽然亮了起来，玄烨连忙看过去，镜中出现的画面是诛仙台，魂灯正飘浮其上，隐隐发着光。

「鸢鸢！」

玄烨又惊又喜，腾地起身冲向诛仙台。

「师父！你等等我！」

我随他一道跑了过去，看他取下魂灯，看他脸色突然变得惨白，无力地垂下手。

魂灯收集到的，只是一缕残息。

我慢慢地走过去，问他：「师父，这魂灯要救的人就是大师姐吗？」

他没回我，我又靠近了一步，「师父，大师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」

他总算有了反应，「她是个很好的人，是这世上最好的人。」

我化出原本的脸问道：「既然我这么好，师父，你又为什么要推把我下诛仙台呢？」

他猛地看向我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刀就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。

就在他心脏下方三寸处，正中命门。浅了点，不过没事，推下去他就活不了了。

他不可置信捂住胸口，缓缓跪倒在地。

「鸢鸢？」

「是我啊，师父，我是扶鸢。」

他怔忡许久，竟然笑了。

「真的是你，鸢鸢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」

一口血咳了出来，他却没有半分痛苦的样子，痴痴地看着我，目光不肯移开半分。

「你可知道我有多想你，鸢鸢。」

「想我？在想我有没有死透吗？」

他苦笑着看向我，哀求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，鸢鸢，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若要了我的命能让你高兴，让我死几次都行。」

我瞧着他，觉得有些好笑。

「师父，你求我原谅？推我下去的时候你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吗？」

他痛苦地捂住胸口，咳着血说道：「你掉下去以后，我才看清自己的心，可是已经太迟了，鸢鸢，我现在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时没有和你一起跳下去。」

你可真贱啊，玄烨。

我嘲讽地笑笑，「还有机会啊，你知道坠下诛仙台有多痛吗？你也尝尝吧，师父。」

我抓住他就要往下推，身后忽然传来嗖的一声。

是谁射来的冷箭。

来不及看，玄烨却已翻身挡住，被那只箭贯穿了。

我愣住了，抬头看着他护住我的动作不知所措。

他缓缓倒下，倚在我身上，艰涩道：「鸢鸢别怕，这次，师傅保护你。」

「上神！」

「扶鸢！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」

那个他们仇恨唾弃的扶鸢又回来了，欺骗了他们那么久，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复了仇，他们怎么能忍得了呢？

无数天兵向诛仙台涌来，目光如炬，恨不能将我撕成碎片。

可我会怕呢？我都是死过两次的人了。

「师父啊，我不要你保护，我要和你一起下地狱。」

我抱住他用力向后翻去。

惹得诛仙台上一片惊呼。

我好像忘了什么事，我突然有点后悔，我不该和这个渣男一起死的。

我明明，明明还有个人想见。

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那就毁灭吧，累了。

我竟又没死，三次了，我好像总有这种死里逃生的运气。

「运气？是本座救了你。」

我一惊，连忙翻身爬起来，这才看清自己正躺在一张大床上，幽存坐在一边，脸色臭臭的。

「你，你怎么救的我？我记得我真的跳下去了，而且那么多天兵围着，你怎么……」

「诛仙台都被本座拆了，你说本座怎么救的你？」

我呆愣了好半天，不敢相信地问道：「你，封印解除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在哪找到的灵石？」

「没有灵石。」

他勾唇笑笑，忽然靠近了，贴着我的耳朵低声道：「和你的那夜过后本座才知道，所谓封印原来就是本座的初夜，灵石只是轩辕的障眼法罢了。」

我被他的忽然靠近弄得脸一红，又想起了那晚他亲吻我的模样，心跳得越来越快。

「靠靠靠这么近干什么！」

我连忙推开他，把自己缩成一团。

他笑笑，又靠了过来，「害什么羞？你解了我的封印，我得报答你。」

我慌了，急忙道：「你要报答就快放我走！」

「那怎么行？按我们妖族的传统，这么大的恩情，得肉偿，而且我都听见了，你心里是喜欢的。」

「不许再用读心术了！」

「妖力刚刚恢复，有点不好控制。」

他不怀好意地笑着，钻了个空子在我唇边亲了一下，把我给亲蒙了。

蒙了，但又没完全蒙，我傻傻地问他：「玄烨呢？他死了吗？」

「没死，废了。」

「哦，也挺好的。」

「在我身边的时候，就不要想别的男人了。」他有点醋味。

我没再乱动，看他的脸越靠越近，咽了咽口水，等着他的吻再落下来。

可他却不动了。

「你，怎么了？」

他认真瞧着我，伸手捋了捋我耳边的发，轻声道：「诛玉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没有这样喜欢过谁。」

「你只是……馋我的身子罢了。」

他捏捏我的脸道：「我从没馋过谁身子，偏偏逃不过你，难道不是喜欢吗？」

「那是因为你中了情思咒！」

「可我现在没中情思咒，还是很想要你。」

「现，现在？」

「时时刻刻。」

他盯着我的唇，慢慢凑近。

「大人！」

门外有人大喊了一声，幽存顿住了，皱皱眉，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：「什么事！」

门外的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声音瞬间小了许多，吞吞吐吐道：「万仞山的妖众们前来朝见。」

「让他们等着！」

「诺！」

他郁闷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笑着捏捏我的脸道：「走，陪我去看妖怪。」

这话怎么听怎么奇怪。

他扶我起了床，牵着我走到门口，一开门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眼前是群峰万岭，山石之间又错落分布着数不清的屋舍，有些是庞大的建筑群，有些隐在植被后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好大，这可此天宫漂亮多了。

我懵懂地随他走，看他接见那些前来朝拜的千奇百怪妖精们。

他还真的一统妖族了。

「什么叫还真的？」他低头瞧了瞧我，有些不满。

「不要再用读心术了！」

他牵着我的手紧了紧，「我忍不住，我总想知道你在想什么。」

「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，心里一点隐私也没有了。」

「可你总是口是心非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天若不是读出你心里其实有我，我说不定就不会去救你了。」

「谁心里有你！」

「你看，你又来了。」

「幽存！好了我承认我有一点点喜欢你行了吧！你不要再读了，我喜欢你！喜欢得要死！」

我的声音有点大，殿上的妖精们忽然安静了，向我们投来诡异的目光。

我脸唰地一红，幽存却在憋笑。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这么大声你也不害臊。」

啊烦死了！

朝见结束后，幽存快步拉着我回了卧房，这回还特意交代，除非天塌了，否则不许打扰。

「你你别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！」

「别气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」

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」

「真的，我已经听到了你亲口说出来，便再也不会有疑。」

「那再犯怎么办？」

「你想怎么办都行，命给你都行。」

「话说得好听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取你性命。」

「你有，我每次一见你，半条命都没了，真的，你再不让我进来，整条命都没了。」

.....

我留在了妖族，和幽存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，他还算守信用，再也没有用过读心术。

做妖可比修仙快乐多了。

天族一直在通缉我，但他们要抓的是扶鸢，和我诛玉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妖精罢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